

天梦

赵

雁

著

她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，
终于等到了他的消息。他还活着，活着就好。
这一切恍如隔世，她仿佛从梦中醒来。
一只手不经意间搭在自己起伏不平的胸口，心仍在原处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天梦

赵

雁

著

她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，
终于等到了他的消息。他还活着，活着就好。
这一切恍如隔世，她仿佛从梦中醒来，
一只手不经意间搭在自己起伏不平的胸口，
心仍在原处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梦/赵雁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6
ISBN 7-5313-3109-8

I. 天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70323 号

天 梦

责任编辑 黄 梅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封面设计 冯少玲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责编 Email: huangmei@126.com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0599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320 千字

印张 12 插页 2

印数 1—8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23.8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 转 2050



赵雁 女，满族，又名：伊尔根觉罗·雁，1951年出生，辽宁本溪人，现居大连。曾下过乡，当过工人、护士、机关干部、编辑、客座教授，本溪市文学艺术学科带头人，辽宁合同制作家。就职本溪钢铁集团公司工会文联。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民族文学》、《章回小说》、《铁流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作品。著有：长篇小说《空谷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、《更年》（作家出版社）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二级作家。

责任编辑：黄 梅

封面设计：冯少玲 [wongbook.com](http://www.wongbook.com)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

谨以此书献给“老三届”和他们的后代

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小城初恋 / 1
- 第 二 章 崴子 / 9
- 第 三 章 “铁布衫” / 14
- 第 四 章 场院 / 27
- 第 五 章 女知青之死 / 36
- 第 六 章 火 / 45
- 第 七 章 迷情冬月天 / 64
- 第 八 章 邂逅 / 87
- 第 九 章 02 国防公路情结 / 97
- 第 十 章 遗憾 / 115
- 第十一章 花子洞生子 / 125
- 第十二章 水难 / 135
- 第十三章 闪闪当兵 / 159
- 第十四章 红、白、黑 / 166



TIAN MENG

- 第十五章 回城风波 / 179
- 第十六章 恩怨情仇 / 195
- 第十七章 七月白 / 216
- 第十八章 祸从天降 / 226
- 第十九章 八月红 / 235
- 第二十章 岁月无声 / 248
- 第二十一章 最后一个知青 / 255
- 第二十二章 213 野战医院 / 269
- 第二十三章 对峙 / 280
- 第二十四章 外商汪长林 / 292
- 第二十五章 同学聚会 / 309
- 第二十六章 双喜临门 / 326
- 第二十七章 你咋把我弄丢了 / 340
- 第二十八章 “零”字买断 / 347
- 第二十九章 婚姻里的爱情 / 355
- 第三十章 心在原处 / 367

后记：青春的怀念 / 374

第一章 小城初恋

夏飞第一次吻金灿灿，她想拒绝，但还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，被吻过的面颊赤热着，像一枚爱情的印章，把他牢牢地刻在自己的心上。他让她等他，她说：“宁可粉身碎骨，也要为你守着这份忠诚。”他脸色不悦，上前捂住她的嘴：“不许你说这样不吉利的话。”

出生在大城市是人的幸运，世间很多人都有这份福气。

这个城市的确太小了，它是日伪时期日本人规划建设，只有二十万人口的城市。说它小，看城市的布局便可知晓，邮电局建在离火车站很近的地方。

邮电局是一幢红砖灰瓦的二层楼房，前面有一个墨绿色铸铁的邮筒，像一个忠诚的卫士静静地守候在市内最长最宽的街边。它的身后是两棵相隔几米挺拔的老杨树，春天树叶抽出新绿后，两树的枝叶就开始相拥相抱；盛夏里，浓浓的枝叶们更是紧紧地缠啊、绕的，簇拥在一起；即便是在金黄的深秋里，无情的风们、雨们掳走浓密的叶子后，干枯的枝条们依然攀附在一起。看它们亲亲密密的样子真像一对好夫妻。城市太小，这两棵树就显



得格外扎眼，不知从何年何月起，城里人叫它们“夫妻树”。

邮局是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，“夫妻树”也就成为邮局的代称了。

金闪闪和妹妹金灿灿一同去邮局帮父亲寄信。

闪闪走进“夫妻树”遮天蔽日的浓荫下，心里想：妹妹和夏飞的爱会不会像它们那样相依相恋。

提起夏飞，他的父亲曾是溪安驻军某部的首长，现已调到外地工作。从前，他随父母像“飞鸽”走南闯北，自从母亲转业到地方上班，母子俩才结束了那样流动的生活。夏飞在人们的眼中哪样都好，只是他学了武术以后经常惹祸，不是把哪个孩子膀子整脱臼，就是把谁腿弄骨折，夏母跟他整日提心吊胆。

一天，一个家长领着孩子上门告状，说夏飞把人家孩子肩胛骨掰脱臼了。她们刚走，夏母气急败坏地批评儿子，忽然，外面传来孩子哭大人叫的声音，正在和儿子说话的夏母，恍惚中闻声拔腿就往出跑，嘴里喊着：“夏飞，夏飞，你又和谁打架了？”

夏飞看到母亲因为自己神经有些错乱的样子，眼泪夺眶而出，父亲不在家，自己真是让母亲操碎了心。他到厨房，拿起菜刀，想砍掉一段手指向妈妈保证，以后再也不练武术了。

母亲从外面回来，看到夏飞正举刀，她扑上去，把菜刀打掉在地上：“我的儿啊！我们夏家作了什么孽，养你这么个儿子。”

“妈妈，我要砍掉一段指头，让你看看，我再也不给您闯祸了。”

果然，那次以后，夏飞虽没有砍掉手指，却不再习武，整日躲在家里看书。

夏飞的母亲突然得了急病，病危时当着大家的面，当然是在金家父母和孩子们面前，说出了她的心愿。她喜欢金家的两个女儿，无论如何也得从她们双胞胎姊妹中选一个做她未来的儿媳。况且，从前大人们之间为了两家亲上加亲，已有了儿女联姻的密约。



当年，他们玩笑间问不谙世事的夏飞，喜欢她们中哪一个将来做媳妇，他毫不客气地说都要，大人们说只能要一个，他顺手去拉了一个女孩的手。过后，不知是哪个长辈乱点鸳鸯谱，一口咬定灿灿是夏家的儿媳。这次，夏母不过是想在弥留之际最后确定一个，然后无牵无挂地走。看着夏母躺在炕上这样乞求，金家父母素来对儿女管教很严格，但还是破了规矩一口答应。谁想，有这喜事一冲，夏母竟从死神那里逃出来了。

闪闪从前也喜欢夏飞哥，他们曾在一起玩放风筝、堆雪人、滑冰等很多好玩儿的活动。自从大人们进一步明确了他和灿灿的关系后，她极力地疏远他，两个人之间像隔了一堵墙。这一点夏飞也察觉到了。

邮局狭窄的门洞里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，上身红背心，下身黄裤子，脚上一双雪白雪白的高靛回力球鞋，两只像船一样的大鞋“扑哧扑哧”在地上串起一溜白色的粉末，他从石阶上下来向邮筒走去，边走边用嘴轻轻地吹着刚刚贴到信封上的那张八分钱邮票。

一个英俊男生的突然出现，令两个女孩局促不安，她们的脸不约而同地红起来。

他就是夏飞，她们的校友，“遵义中学”高一年的学生，而她们是初一年的学生。

“夏飞哥，你也来邮信。”金灿灿眼睛一亮，因为有姐姐在一旁，尽管很不自在，还是一脸阳光地迎上去说。

夏飞有些紧张地看着她们，在平日，他去她们家，也无法辨别出哪个是姐姐，哪个是妹妹。除非，她们中有一个先开口讲话了，他猜想，那一定是妹妹金灿灿。

此时，他的心里很复杂，自己打心里喜欢她们，父辈们是从战争硝烟里摸爬滚打的战友，她们的哥哥是自己的好朋友，又经常去她们家玩，有时父母在外地工作，就在她们家住。

从前和她们在一起无拘无束，自自然然。现在就不同了，让



他很拘谨。

此时，他抬眼看到闪闪站在那里，不敢正眼看，她是那种端庄、文静又不失艳丽，让人怦然心动的女孩，特别是她的两只眼睛妩媚、生动、内容丰富，他只用余光就能感到，她和灿灿一样可爱！

他不自然地迎上前：“你们也寄信啊！”

“嗯”。她们同时点头。

闪闪心想，他们是不是约会好了，怎么这样巧啊？就说：“小妹，你和夏飞哥说话，我进去买邮票。”闪闪的声音很小，嘴角含着微笑。

“好的。”灿灿嘴上说着，心想，这正合我意，姐姐终于给了我和夏飞待在一起的机会，不再像自己的“保镖”寸步不离。往日她怕别人知道她和夏飞的事，毕竟自己的年龄太小，一提搞对象会让人笑话。这会儿，她的脸绯红，突然想别人就是知道她与他的秘密有什么了不起，说不定还会羡慕呢！

在学校里，每次大型活动他都是旗手，戴着白手套，迈着大步高举校旗的样子，像英雄迷倒很多女孩子。听说，他班上的一个女生为他害了“相思病”，后来书都不能念，休学了。

灿灿特别喜欢运动场上的夏飞哥，别提多神气了，他是撑竿跳运动员，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每次都拿第一名，还常常打破纪录。

“闪闪把信给我，你们在这儿，我去买。”夏飞涨红了脸对闪闪说。

“我去。”闪闪说完一扭身，踏着石阶进了邮局。

灿灿与夏飞留在“夫妻树”的树荫下。

“你的歌，越唱越好。”夏飞说。

“不好，谢谢你的夸奖。”灿灿像含羞草一样低下头。两个人同时窘住了。

“那天，在舞台上摔坏哪儿没有？”夏飞打破了沉寂轻声问。



灿灿的脸更红了，她低下头，不停地搓着手，“真丢人！没有，是乐队过门伴奏错了，拖得太长，我才……”

这时，闪闪手中舞动着贴好邮票的信封从邮局里出来，飞快地跑下石级奔向邮筒。灿灿和夏飞也跟了过来。

“走吧，夏飞哥，我哥哥回来了，到我家去。”灿灿央求的口吻。

他不动，好像在等待什么。

灿灿撒起娇来：“姐姐，你说话呀！你不发话夏飞哥不敢去我家。”

“我，我有那么大的能耐？看我真有些失礼，也没让让，夏飞哥去我家吧。”

夏飞一脸的高兴，没有拒绝，跟在她们身后走着。能和两个美丽的女孩在一起走，他很得意，想起小时候，要她们两个都做自己的媳妇，多贪心，大人们就让选一个，看来现在还是得罪了闪闪。

这段日子，他在家读了很多被批为“大毒草”的禁书，从《三国演义》中得知，周瑜就娶了大乔和小乔姊妹俩为妻。而我却不能？他想着，自己偷偷一笑。

1968年春天里的一个傍晚，金灿灿接到夏飞的电话，他说有个好消息见面时告诉她，灿灿坚持让他在电话里说，夏飞偏吊她的胃口，一定要见面时说。

“在哪儿见面？”灿灿问。

“夫妻树”。

灿灿一听去“夫妻树”见面，便害羞地说：“夏飞哥，那里人多太显眼，换个地方吧！”

“不换，就在那里。”夏飞很坚决，拿出大丈夫的口气来说话。

灿灿搁下电话，兴奋地走到梳妆台前用梳子认真地梳了梳刘海儿，又重新扎了扎辫子上的红毛绳，白皙的脸上顿时飞上两朵



红霞。她对着镜子吐了吐舌头，又去爸爸的书房取来一只信封，溜烟地跑出家门，踏上她平生第一次与异性约会的道路。

春天的柳树绿了，街上柳枝像女儿的长发在微风中摇曳，柳絮纷纷扬扬漫天飞舞。

灿灿从远处见到夏飞穿着一身绿军装像棵笔直的杨树站在杨树树下，她蹑手蹑脚绕路走着，从他的背后举出手指别在他的腰间：“不许动！有什么事快说！”

“小丫头，你把我吓一跳。”夏飞转身抓住灿灿的手。

“别别，让人看见不好。快说，你要告诉我什么好消息？”她躲躲闪闪地把手从他的大手中抽出来。

因为平日父母已经千叮咛万嘱咐她，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已的名声，注意影响。与夏飞搞对象无可厚非，只是交往的有些太早，要自重，人活着要有尊严。况且，你哥哥还没谈恋爱。灿灿这个时候，满脑子都是这些，难免行动上很拘束，心里也很紧张。

“我被部队选上飞行员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灿灿闪动着大眼睛惊喜地看着夏飞。

“全校高中部就选上两个。”

“太好了，夏飞哥，我真替你高兴。就是，当了飞行员别把我忘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想都想不过来，我让你来这里，就是让它们见证，我俩今后是夫妻。”

灿灿害羞地嘴唇动了动，没说话，心里开始噼里啪啦地跳起来。心想：“淘小子，出好汉。这就要应验了！”她很满意眼前这个让自己心仪的人。

她终于开口说话：“今后的路还长，我们的前途是怎样都不知道，整天就这样写大字报、游行，到什么时候是个头。”

“小姑娘，别想那么多。到时候，面包会有的。”夏飞拿出电影《列宁在1918》的腔调和手势，灿灿被逗笑了。

两个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时光过得飞快。天已经黑了下来，他



们仍坐在大树后的石阶上没有察觉，夏飞紧紧攥着灿灿绵软的小手，倾吐心底对她的爱，他说着说着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，第一次狂热地要吻她，她想拒绝，又没有理由，内心很矛盾，还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。

她觉得，被吻过的面颊赤热着，像一枚爱情的印章，把夏飞牢牢地刻在自己的心里。

月光下，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发烫的脸，对她说：“灿灿，等着我，海枯石烂，对你的爱，我不会变的。”

少女的芳心在那一刻被点燃，她忘却了许许多多的羁绊，一头扎进他的怀中。

片刻后，她缓缓地扬起头，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珠说：“夏飞哥，我宁可粉身碎骨，也要为你守着这份忠诚。”

他听后，脸色不悦，马上捂住她的嘴：“不许你说这样不吉利的话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不说，看你还当真了。”灿灿心里很高兴，他真的很在乎自己。

“当然了，话是不可以乱说的。”夏飞坚持着。

他们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心灵有个约定，“夫妻树”是他们爱情的见证，他们要在这两棵树下等待，永远相依相随。

几天后，全校开大会欢送夏飞他们当上了飞行员。

马路两旁锣鼓喧天，彩旗飘扬，送行的队伍，从学校一直排到火车站。

金灿灿班的同学们被安排在“夫妻树”这一段。夏飞披红戴花从她的眼前走过，还向她招了招手，同学们高呼欢送他们的口号。

灿灿扶在姐姐的背后，她的眼睛眨也不眨一直追随着夏飞，直到他的背影在她的眼前消失，她实在克制不住自己，悄悄流出的眼泪已经润湿了姐姐的衣裳。

闪闪感到后背有些潮热，回过头悄声说：“你别这样。”灿



灿只好仰着头让眼泪再别淌下来。

她这一举动，被同学顾盼察觉到了，她敏感地凑过来问闪闪：“她咋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闪闪说完拉着妹妹离开同学。

鲍卓看着她们远去的背影，眨巴眨巴眼睛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她怎么哭了？”

1968年的春天，夏飞离开这座城市后，金灿灿常常一个人到“夫妻树”这里来，站在树下发呆，她频繁地往那墨绿色的邮筒里丢信，几乎一个星期寄一封信。夏飞给她寄的信也很频，她快乐而期盼的样子，每天都在等待中。

初夏，“夫妻树”枝繁叶茂，到这里来的情侣很多。

在一个深夜里，这“夫妻树”下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。据说是“遵义”中学的一个女生，到“夫妻树”下与男朋友幽会，男朋友有事来晚了，那个女孩被一个过路的流氓强奸了。那个受害的女孩是谁？“遵义”中学像炸开了锅，同学们聚在一起，猜测着谁总去那里？哪个女生被坏人祸害了呢？

这是个谜！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出现了许许多多浪漫的故事。

第二章 崴子

二十多年前的秋天，国民党要逃走，决定把溪安市的炼钢厂和炼铁厂破坏掉，还把专家金子浩夫妻列入暗杀名单里。溪安市地下党组织及时得到这个情报，抢先把他们家人秘密送到一个叫崴子的山村。如今金家两个女儿也要插队，去一个叫崴子的地方。

初秋，一轮暗淡的白太阳挂在银灰色的苍穹里。凄风卷扫着树上几片发黄的残叶，它们飘摇地在空中翻飞。城市就像秋天的树干，每一个角落都很萧条冷落。

金灿灿这天心情很不好，她思念着远方的夏飞，一个人悄悄来到“夫妻树”下，背靠在一棵树上，抬头仰望着另一棵树，心与树对起话来，她来这里是为向夏飞告别的，因为他当飞行员走时，他们是在这里分手，她要把对他的爱倾吐出来。

金闪闪满头大汗地赶来，看到为爱情而沉醉的妹妹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明天就要下乡插队了，她还一门心思地想着夏飞。她走过去：“小妹，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准备呢，我们一起去买牙具吧。”灿灿点点头，藏起自己的思念，跟在姐姐身后走着。